

山长的呐喊

刘志芳

夜深人静时,手机信息响起,家乡名叫“小地会客厅”的微信群里,村长发来了一则通知:“春季农事繁忙,播种备耕切勿忘火源……”自高中以来,我便像是一片飘零的叶子,大学毕业,回家乡的次数更是寥寥无几。此时,村长的通知像触发了我大脑的开关,那些沉寂在心里已久的回忆全都涌上心头,在遥远的过去,有好些年,村里得依靠山长在山顶呐喊来传达通知。

我的家乡是广东省内东江上游的一个小山村,特别偏僻,整个村庄静卧在群山之间,而蜿蜒在村间的主干道则呈现出一个弯弯扭扭的“人”字形,村里的房屋就分布在“人”字形的各个边上,零零散散。四十年前,家乡特别穷,穷得单薄而令人心疼。

那时,村里没有好的通讯设备,村里有重要消息,只能靠山长的呐喊来传达给全村村民。

山长,通俗讲就是山上的广播员,通过在山顶高声呐喊来通知全村人民一些重要的事项。每每上山通知时,山长就会敲着锣走上村里四周的每一座山,扬着喇叭,从山的这头喊到山的那头,从这座山喊到那座山,同样的一句话在同一山头上往往要重复喊上三四遍。很快,山长的声音宛如精灵一般纷纷钻进了大家的耳朵,全村人也全都清楚地掌握了通知里的内容。

每当秋收季节来临时,山的那头会传来一阵呐喊声,“喂!喂!喂!乡亲们,稻谷即将进入成熟期,请各家各户把自家的鸡鸭关好,不要让鸡鸭们

出来偷吃稻谷……”每当有播放电影这种利好的消息时,山的那头又会传来欢快的高呼声,“喂!喂!喂!乡亲们,明天晚上七点,在学校操场上可以观看电影,想看的乡亲们记得自带板凳前往……”在那时,每一声“铛、铛、铛”的敲锣声响起时,忙碌着的大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儿,安静下来侧耳等待,孩子们则是欢喜雀跃地围着四周的山,期待着接下来会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消息。那些年,山长是我无比敬佩和仰慕的人,在我眼里,他们是能让全村人民立即安静下来的人,运章就是其中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山长。

运章做山长那些年已经四十多岁了,在当时小小的我眼中,他长得很帅气,瘦高,留了个寸头,腰板子总是挺得

笔直笔直的。每次轮到他上山通知时,他总像是生怕哪个村民会错过消息,在每处山头都会重复讲多两遍,声音洪亮而有温度。听爸爸说,从小运章家就特别穷,算是村里最穷的一个,他们家住的房子都是四处漏水的,但他为人忠厚善良,经常主动帮助村里的老人收稻谷,挑稻谷,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做山长不容易,是无偿劳动的,也很耗费体力,但运章却甘愿做这件事,他是村里做山长最久的人。

再往后那些年,家乡悄然发生着巨变,突然有一天起,村里再也不需要山长了,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手机、电脑……宛如彩蝶纷纷飞进了我们这个小小山村,村里的信息传递也越来越便捷了。岁月不断变迁,这三十多年来,村民们都在争先恐后地奔赴大

城市谋更好的发展,运章却一直待在了村子里,怡然自得地过着似乎静止的生活,他和过去一样耕田、种菜、放牛、养鱼……他就像一棵大树牢牢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如今,运章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也背了,他不会用手机打字,但学会了用手机拍照,记录家乡的点点滴滴。正沉思时,手中被我握烫了的手机又响了,打开“小地会客厅”微信群,在村长的信息下面,运章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村口路旁那棵熟悉的大树,在这个春日里,整棵树长满了嫩绿的叶子,热闹非凡。对家乡的思念顿时宛如潮水一般拍打着我的心,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仿佛听见运章在山的那头大声呐喊道,“喂!喂!喂!乡亲们,记得常回家看看。”

异乡心情(外二首)

林萧



独坐长满青苔的窗前
我开始用眼眸装满思念
穿过身边灰色的雨帘
父亲佝偻的背影
村口还未翻耕的几亩农田
朦胧中带一阵灼痛
蔓延上我崎岖的心坎

城市明亮的水泥地面
常有飘着花香的女孩
从远处姗姗走来
她们有着娇艳欲滴的容颜
我总是乘着风信子匆匆走过
多想远离城市浑浊的空间
我期盼已久的乡土音弦
被摇滚的节拍敲打成
许多破烂的碎片

异乡的风景与我挥手
隔离了一个季节的思念
渴望飞过城市上空的小鸟
能为我捎来老家一声声
淳朴而炙热的呼唤

夕阳之恋

夕阳依恋着这片森林
夕阳抚摸着这块草坪
夕阳遥望着这个湖泊
夕阳渴望着能在河里洗澡

夕阳还是要走了
夕阳后面跟着黄昏
夕阳像一粒成熟的果子
夕阳揣着金色的梦回家

夕阳显得依依不舍
夕阳的睫毛沾满泪珠
夕阳挥挥手不再回头
夕阳的恋人正深情地吻

刚好

公园步行一圈
等三个红绿灯 回家
饭菜刚好端上桌

周末 用一张备用卡
给远方的朋友通话
挂断时话费刚好用完

一只躺在床上的猫
眯着眼睛睡了一下午懒觉
醒来时刚好遇见老鼠经过
一个人从一张影子上剥离
阳光刚好爬上窗棂

父亲的藏书

莲子

六本泛黄的书
静静栖于一个精美的纸盒内
微卷的书角
仿佛还有父亲指尖的余温
书页的皱褶
像父亲脸上的皱纹
藏着故事

父亲珍藏的六本书
是父亲与邻里间最自豪的话题
父亲的骄傲写在脸上
父亲用粗糙的手指指着书的名字
父亲用隽永的字迹
标着温暖的注脚

把父亲的六本书
放在书柜的最上方
每一次凝视
都是一次鞭策与鼓励
每一次翻阅
都会泛起无言的温暖

父亲珍藏的六本书
是岁月对我笔耕不辍的馈赠
它们见证了我的追梦岁月
记录了我文学创作旅途的跋涉
是我的诗意和远方
也是我飞翔的方向与力量

夜听虫鸣

曾庆欢

树映墙边风筑语
虫鸣洞角叶为床
闲来细听飞来曲
且将明月放窗前

秋山访友图

(徐登科画)



掌纹里的山河

彭昱

清晨五点的天光里,老槐树刚刚抖落夜露。张师傅裹着褪色的工装,掌心抵住搅拌机外壳的刹那,我看见了那只茧。它卧在虎口处,像枚褪色的铜钱,与机器震颤的频率共振,震得树影里的麻雀扑棱棱飞散。

这是劳动节前的最后一个施工日。工地的钢筋森林里,我常看见这样的茧在移动:砌砖时它托住红砖的棱角,绑钢筋时它勒紧铁丝,抹水泥时它抚平每一道褶皱。它们生长在推工人的肩头,攀附在塔吊司机的指节,蛰伏在管道工弯曲的脊背上。这些粗糙的纹路里,藏着城市生长的

年轮。正午的日头把脚架晒得发烫。我蹲在阴凉处记录工时,看见李姐从帆布包里掏出铝饭盒。她掌心的茧被酱油浸润得发亮,边缘翘起的角质层像地图上起伏的山脉。“这是前年在隧道工地落下的。”她摩挲着茧子,“打风钻那会儿,机器震得饭盒都端不稳。”饭粒沾在她龟裂的指缝间,远处打桩机的轰鸣吞没了后半句话。

暮色漫过工地围挡时,我跟着王工长巡查进度。他的茧是灰白色的,沾着洗不掉的水泥浆。“三十年前在砖厂搬坯子,茧子厚得能掐灭烟头。”

他摊开手掌,月光下那些凸起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现在年轻人都戴手套,茧子倒是金贵了。”他的笑声撞在未封顶的楼板上,惊醒了梁间筑巢的雨燕。

节日当天,城市换上了鲜亮的装饰。我站在商场玻璃幕墙前,看见倒影里自己的手——这双敲键盘的手太过光滑,连纸边划出的血痕都显得矫情。转角处的环卫工正在擦拭节日标语,她戴着露指手套,食指的茧子从破洞里探出来,像朵开败的玉兰。那双手布满裂口的手,正把“劳动光荣”四个字擦得透亮。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冲淡了节日的喧闹。值班护士小周给我处理伤口时,我注意到她指间的茧。不同于工地上的粗粝,这些茧薄而透亮,是被橡胶手套与消毒液浸泡出的。“昨天有个孩子叫我茧子阿姨。”她低头缠纱布,睫毛在眼下投出细密的影,“他说我的茧像蚕宝宝结的茧。”输液管的滴答声里,这句话轻得像片羽毛。

黄昏时分我走进老邮局。柜台后的赵师傅正在盖邮戳,他拇指的茧卡在钢戳凹槽里,精准得像机械零件。“四十年盖了三百多万个戳。”他举起

酒中岁月,父亲的人生滋味

易文建

在记忆的深处,父亲与酒总是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关联。那一杯杯或清冽或醇厚的液体,宛如父亲生命中的独特旋律,奏响着他人生的起承转合。

父亲爱酒,这是家人皆知的事情。然而,他的爱并非那种毫无节制的贪恋,而是一种恰好处的钟情。他从不贪杯,也从不允许自己沉醉在酒精的迷离之中。每日午饭时分,无论餐桌上菜肴丰盛与否,父亲都会悠然地为自己斟上一杯酒,仿佛这是一场与自我心灵对话的庄重仪式。

冬天,五钱白酒是温暖的陪伴。那小小的酒杯在父亲的手中被轻轻托起,透明的液体在光线的折射下泛出迷人的光泽。他微微仰头,让那酒液顺着喉咙缓缓流下,脸上便会浮现出一种满足而惬意的神情。夏天,一瓶冰镇啤酒则成为他的消暑佳品。父亲开启瓶盖,啤酒泡沫迅速涌出,他不急不缓地将其倒入杯中,然后轻轻啜饮一口,仿佛瞬间驱散了夏日的燥热。

父亲喝酒,并非为了追求味蕾上的刺激,他品的,实则是人生。酒入喉的那一瞬间,或许会勾起他幼年时

的回忆。那时的他,孤独地面对生活的艰辛,过早地体验了世间的冷暖。在那些困苦的岁月里,父亲如一颗顽强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扎根,寻找着生存的希望。成年后的父亲,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付出了无尽的汗水与努力。每一次的拼搏,每一次的挫折,都如同酒的辛辣,在他的心头留下深深的印记。而当步入老年,子女长大成人,各奔远方,父亲的内心或许也会涌起一丝寂寞。但他总是默默地将这些情感深藏在心底,只有在饮酒时,让这些思绪随着酒液的流淌而缓缓释放。

父亲的酒品,恰如他的人品,低调、内敛、不张扬。他喝酒时从不吆喝,亦没有借酒撒疯的失态。只是用嘴轻轻一抿,而后夹起一块豆腐或者豆角送入口中,细嚼慢咽。即便如此简单的动作,也能让他红光满面,笑容可掬。那笑容里,蕴含着岁月沉淀下来的平和与豁达。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在不经意间给人以致沉重的一击。父亲被查出脑动脉狭窄,医生告诫他要注意饮食,减少饮酒。可父亲却总是笑着说:“酒这东西,可以活血化淤,适当喝点不碍事。我曾经多年的风湿病,就是

喝风湿药酒痊愈的。”每半年他都要去医院疏通一次血管。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他戒酒,他却总是摇头,让人无奈。

酒,对于父亲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位忠实的伴侣。它伴随着父亲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他人生中的喜怒哀乐。

2004年5月15日的那个中午,却成为我们一家人心中永远的痛。那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在午饭时喝了两瓶啤酒。或许是天气太过闷热,又或许是身体早已不堪重负,父亲起身去厕所突然感到一阵眩晕,随后便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后门口。当被人发现时,一切都已经太晚,父亲因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崩塌了。我们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无法相信那个总是笑容满面、温和慈祥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如今,每当我看到酒,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想起他饮酒时那专注的神情,想起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热爱。我知道,父亲在酒中品味到的,是他一生的坚持与执着,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是他对生活的宽容与理解。

奎屯大峡谷

陈朋礼

像一汪深眸
在数万年的凝视中
大地的骨骼崩裂
眼泪夺眶而出

深潜难以
弥合裂开的伤口
消融的雪水
汇成奔涌的洪流
沿着裂缝切割

谁也逃不过
岁月的雕琢
千刀万剐过后
遍体鳞伤
却依然坚守希望
在干燥的空气里
独自晾晒疼痛

时间终是
疗伤的良药
山间的河流
终于放下过往
把心事
一层一层地堆积
在冲积扇上

把心胸打开
谷底的奎屯河

轻扬交织的发辫
欢畅地奔赴

远方
寂寥的风
拂过这广袤的土地
勾勒
群峰、沟壑、绝壁与狂涛
合成的影像

在九级阶地上仰望
骆驼刺尖的月亮
月辉在林石的褶皱里
流淌
把雪山、草场、牛羊
还有小花与骆驼
印在四季的扉页
伴着时光的流逝
慢慢
反过以往

将生活
在指尖凝成文字
把诗意
融入目光所及
用脚步
丈量心中所愿
把爱
撒进万里河山